

我和我的村庄系列报道之五

屋房，是来路也是归途

记者 汪舒 实习记者 田朝艳



每年冬天，昭通大山包都要迎来一千多只黑颈鹤越冬，待到春暖花开之时它们又北迁。南来北往，飞越崇山峻岭，只为寻求最适合的栖息地。

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，外出务工是昭通农村年轻人的一种生存方式，他们如同“候鸟”一样，在务工地和乡村往返。

威信县双河苗族彝族乡半河村屋房村民小组的陶晓旭就是这样一只“候鸟”。

2008年，陶晓旭高中毕业，选择了离乡外出打工，这一去就是10年。“几乎每年都回来过春节，然后又走。”往返之间，陶晓旭并未意识到，恋乡情结已经固化下来。

2017年，脱贫攻坚工作正如火如荼开展，陶晓旭看到屋房发生的变化，萌发了回乡的想法，最后在双河乡集市上开了一家小吃店，得以近距离地感受屋房的变化。

2019年，陶晓旭报名参加了半河村村民委员会选举，成为一名村委委员，他见证了脱贫攻坚带来的巨变，他认识到乡村变化与国家政策息息相关。

2022年初，屋房被列为乡村振兴示范点建设，“因为他是屋房人，也善于做村民工作，村上派他联系屋房工作。”威信县双河乡人大主席团主席魏妍介绍。陶晓旭不负众望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，他不遗余力地推动乡村振兴示范点工作，也为自己回到屋房找到了答案。陶晓旭说：“村里年轻人重复着我走过的路，要吸引他们回来，把屋房建设得更好。”

乡愁唤回的农村青年

在现代诗人余光中看来，乡愁是邮票、船票以及海峡，但对于苗族青年陶晓旭来说，乡愁是古宅、芦笙舞以及蜡染，甚至是少年离开屋房之前那一条可以走出村庄的坑坑洼洼的山路。

如今，这条坑坑洼洼的山路不经意间变成了平整的柏油路。

从威信县城驾车20分钟后，一栋栋依山而建的红墙青瓦民居出现在眼前，这就是屋房。双河苗族彝族乡是威信县唯一的少数民族乡，屋房村民小组属于半河村所辖行政村之一，外界称之为“屋房”。

要是在10年前，从威信县城乘车到屋房仅需20分钟，没有人能相信。

2008年，陶晓旭高考落榜，像村里的大部分年轻人一样，他选择外出务工，来到江苏常州一家三轮车制造厂做焊工。第一次远离屋房，没有更好的选择，多少有些逃避的意味。

学历不高，没有技术，焊工这一职业并不像他所期待的那样，带来自己想要的收入。两年之后，不甘于一辈子做焊工的陶晓旭和朋友一起承包工程做钢筋工，先后辗转于江西、广东、浙江、内蒙古等地。正是这些漂泊的日子，唤起了他对屋房的思念。“有一年我一个人在江苏过年，从微信朋友圈看到老家花山节热闹的场景，那时，特别地想家。”陶晓旭说。

从那一刻开始，陶晓旭反复问自己，何时才能结束漂泊的日子？回家的想法开始萌芽。

2017年，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推进，屋房泥泞坑洼的土路变成了宽阔平整的水泥路，破旧的瓦房经过加固、重建后，变成另外一种新面貌。和威信县革命老区的其他地方一样，屋房村民正在向“吃不饱穿不暖”的时代告别。

时代的变化给陶晓旭带来了惊喜，他从逐渐变好的乡村看到了商机。于是，他选择在双河乡集镇上开了一家小吃店。

来来往往的食客多数是本土的人，闲暇之余，陶晓旭会和他们聊聊屋房的变化和未来发展，甚至在脑海中会冒出“规划”这一词语。

“这一段时间，我有一有机会就近距离观察家乡，思考屋房发展，萌发了想为家乡做点事的想法。”但现实并未让陶晓旭的想法落地。后来因为家庭原因，他又到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开了一家云南风味的米线店。2019年，受各种因素影响，米线店以关门告终，他也真正回到了屋房。

从打工者到包工头、餐饮老板，陶晓旭在求变的人生历程中学会了坚韧也懂得了变通。他说：“我没有积攒到财富，但我积累了人生阅历，知道怎么去理解一件事，并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。”回到家乡后，恰逢村委会换届选举，陶晓旭当选为村委委员，为家乡发展做点事的想法有了坐标。

陶晓旭的父亲是原半河村党支部书记，为人正直公道，在村里非常受人尊敬。陶晓旭记忆犹新的一件事，是一年前下暴雨，屋房的部分道路、房屋被冲毁，作为村支书的父亲和其他党员冲在救灾一线。这个画面对于陶晓旭来说是一个烙印，责任的种子在他心中生根发芽，作为上一代人的接力，他开始在半河



屋房乡村振兴示范点核心区全景。

通讯员 杨珠艳 摄

但到了陶晓旭这一代，很难有几个人能解释清楚服饰上图案的寓意，这些能代表文字的图案，只有屋房少数老人才能阐释清楚，一个民族对自然的探索和对生活的理解，以及对生命的尊重都藏匿在图案中。

村委会和屋房之间奔跑。

苗族村庄的“文化复兴”

4月7日下午，74岁的杨廷芝端坐在火炉旁，戴着老花眼镜，手里正在飞针走线。“我给大女儿做了8套苗族衣服。”二十几年前，杨廷芝的大女儿刚读初中时，

杨廷芝忙完农事，就利用空闲时间为其制作嫁衣。作为村里的巧手，刺绣、裁剪、缝制……每一道繁琐的工序都是她对女儿幸福生活的期盼。一针一线在她指尖灵活游走，最后变成一件件精美的苗族服饰，女儿穿上嫁衣时摇曳生姿、笑靥如花的场景恍如昨日。

如今女儿已为人母，杨廷芝的视力也变差了，但那双手仍然闲不住，还在为未来儿媳缝制苗族服饰。“以前做好的衣服因家里发生火灾被烧毁了，后面我又重新做，现在习俗简化了，但我还是准备了两套新旧不同款的裙子。”拿着裙子比划的她笑得很幸福。

在屋房中心位置的村史馆里，杨廷芝作为省级非遗苗族蜡染项目代表性传承人，有关她的介绍已经上墙。苗族的蜡染、芦笙、服饰等民族文化都被写进了苗族文化发展史中，而这些技艺随着年轻人的外出和习俗的简化，变成文化历史挂在墙上成为展览，杨廷芝不免感到惆怅。

不仅是婚嫁喜庆的日子要穿上苗族服饰，每逢重要活动或者节日，屋房的村民也要身着民族服装参与进来。藏着“苗族密码”的服饰已经成为一种精神层面的表达，是一种地位和智慧的象征，也是一种对祖先单纯的敬仰。

但到了陶晓旭这一代，很难有几个人能解释清楚服饰上图案的寓意，这些能代表文字的图案，只有屋房少数老人才能阐释清楚，一个民族对自然的探索和对生活的理解，以及对生命的尊重都藏匿在图案中。

苗族手工艺正面临失传，不仅杨廷芝老人急，屋房乡村振兴示范点建设的工作专班也急，如何把苗族文化完整传承下来，规划中要打造苗族传统婚俗、苗族石磨豆腐、苗族蜂蜜糍粑、苗族蜡染、苗族刺绣、苗族歌舞等系列院落，让苗族文化留住游客的同

时，也吸引更多年轻人传承苗族工艺。

石头是建筑的历史，建筑是民族的历史。从建筑可以窥见一个民族与山水的关系和生存理念。

距离陶晓旭家不到50米的地方，是建于清末1901年的屋房陶氏老宅，依山而建的屋房陶氏老宅是一座由石头构建而成的城堡。进入城堡的大门由石条砌成，四合天井全用巨石铺筑，老宅背后的堡坎也是用石头砌成。

一座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民宅，与历史有关。

陶晓旭从长辈的口里得知，从建筑老宅开始，就聘请了四川泸州工匠来做工，毗邻的四川出能工巧匠，他们把房主的诉求通过建筑体现出来，让屋房陶氏老宅不仅满足于居住，也具备了军事防御功能。

有120多年历史的屋房陶氏老宅，在乡村振兴示范点打造的政策背景下得以修缮，城墙、照壁、窗雕经过修复重现了昔日的辉煌，而房檐滴水把四合院石板砸出的一个个深坑则诉说着历史的沧桑。

处于四川盆地向云贵高原过渡地带的威信，喀斯特地貌分布很广，在屋房，岩石组成了一丛丛形态各异的石林，引人注目。

主题院落之一的石莲人家同样建于清末，整幢房屋建在一片石林之上，房屋墙体与石林完美融合，院中的石拱门、石莲花、拴马石以及数吨重的长条石板构成了一道以“石”为主题的自然景观。

相对于以老宅为主的古建筑，石林保存得更完整，石芽、峰丛、溶洞、地下河等喀斯特景观在这里都可以看到。

但是，一年多来，在乡村振兴示范点打造的过程中，无论是屋房村民还是村委委员，陶晓旭很清楚，屋房只是一个示范，最终要由村民自己来管理，“把屋房建好，让村民意识到，不是到外边务工才有机会

和出路。”陶晓旭说。

屋房需要年轻人入场

2021年4月，屋房被威信县委、县政府选为乡村振兴示范点，双河乡组建工作专班负责现场协调等工作，陶晓旭是工作专班成员之一。

然而，如何将一个拥有民族风情、石林景观、半河乡革命委员会驻地旧址的屋房打造成农文旅生态观光旅游区，群众不理解、干部也迷茫。

为了解惑释疑，双河乡先后组团到贵州省黔西县新仁苗族乡化屋村、昭通市彝良县云中苗寨等地学习。同为苗寨，看着曾经比屋房基础条件还差的化屋村成为了旅游地标，民宿火爆到得提前一个星期预订，这让陶晓旭备受触动，他说：“屋房拥有更好的自然资源和民族文化底蕴，完全可以学习化屋村的经验，将屋房打造成旅游打卡地，让村民吃上‘旅游饭’。”

考察成果很快转化成屋房乡村示范点的规划，专班组多次研讨后，与村民多次座谈，最终确定了以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为主题，农文旅生态观光体验为载体，依托半河乡革命委员会驻地旧址红色文化、苗族特色民族文化、奇石林立的石头文化，设计“一心两馆三场四品八院落”，打造“五彩”屋房的规划思路。

2023年4月，重新修缮的半河乡革命委员会驻地旧址焕然一新，新刷的油漆让陈旧的木板散发着光彩，门窗上雕刻的花鸟鱼虫再次被唤醒，与对面林立的奇石遥相对望，太阳广场上肆意奔跑的孩童，穿梭在油菜花海里的游人，站在老宅放眼望去，屋房又有了当年的辉煌。

这一切，都与有人有关。

从规划设计到项目施工，陶晓旭提出的人畜分离、以工代赈、彩色种植等建议得到采纳。从陶晓旭身上，魏妍找到了乡村发展的答案，只有培养和鼓励有能力的人



杨廷芝正在刺绣。实习记者 田朝艳 摄

年轻人回到乡村才能释放乡村动能。

两个月前，陶晓旭注册成立了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，乡村振兴示范点核心区的75户农户参与合作社运营。

“单打独斗的方式已经过时了，经济发展需要抱团，尤其是在经济基础比较薄弱、观念比较落后的地方。”陶晓旭说。他期盼着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屋房，在家就可以赚钱养家。

一个乡村振兴示范点的打造，不仅在改变村庄的面貌，也在改变着世居村庄的人们，他们的生活形态和思想观念也随着村庄的变化而变化。

2022年花山节，还没完全建设好的屋房吸引了很多游客，在太阳广场上满是苗族文化氛围的环境里，游客观赏到了地道的芦笙舞，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形象得到认同。

命名为“屋房记忆”的村史馆，由20世纪80年代建成却一度废弃的村级小学改建而成，里面陈列的50多件老物件包括了苗族乐器芦笙。芦笙与舞蹈相伴，成为苗族群众喜爱的民间舞蹈芦笙舞，在年节、集会、庆贺等多个场合，芦笙舞的出现，不仅是表演，也是对每一个外来者的礼仪。

“让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，在家乡就能找到更好的出路赚更多的钱。”这是陶晓旭对乡村振兴的理解，共同富裕已经成为他返回屋房要担起来的责任。

在陶晓旭的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打出生态牌之后，有没有其他年轻人回到屋房，将技能和运营结合在一起，打一张民族文化牌？

2023年暮春时节，陶晓旭离开又回来的屋房开满油菜花，这片土地也在等待着游子归家，把乡村颜值转换为经济价值。

石头是建筑的历史，建筑是民族的历史。从建筑可以窥见一个民族与山水的关系和生存理念。

这一切，都与有人有关。



修缮后的陶氏宅院。

通讯员 杨珠艳 摄